

da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禪宗類

32

張春波釋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禪門師資承襲圖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32

張春波釋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總序

日生

自讀首楞嚴，從此不嗜人間糟糠味；
認識華嚴經，方知己是佛法富貴人。

誠然，佛教三藏十二部經有如暗夜之燈炬，苦海之寶筏，爲人生帶來光明與幸福，古德這首詩偈可說一語道盡行者闍藏慕道，頂戴感恩的心情！可惜佛教經典因爲卷帙浩瀚，古文艱澀，常使忙碌的現代人有義理遠隔，望而生畏之憾，因此多少年來，我一直想編纂一套白話佛典，以使法雨均霑，普利十方。

一九九一年，這個心願總算有了眉目，是年，佛光山在中國大陸廣州市召開「白話佛經編纂會議」，將該套叢書訂名爲《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後來幾經集思廣義，大家決定其所呈現的風格應該具備下列四項要點：

一、啓發思想：全套《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共計百餘冊，依大乘、小乘、禪、淨、密等性質編號排序，所選經典均具三點特色：

1 歷史意義的深遠性

2 中國文化的影響性

3 人間佛教的理念性

二、通順易懂：每冊書均設有譯文、原典、注釋等單元，其中文句舖排力求流暢通順，遣辭用字力求深入淺出，期使讀者能一目瞭然，契入妙諦。

三、精簡義賅：以專章解析每部經的全貌，並且搜羅重要章句，介紹該經的精神所在，俾使讀者對每部經義都能透徹瞭解，並且免於以偏概全之誤謬。

四、雅俗共賞：《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是白話佛典，但應兼具通俗文藝與學術價值，以達到雅俗共賞、三根普被的效果，所以每冊書均以題解、源流、解說等章節，闡述經文的時代背景、影響價值及在佛教歷史和思想演變上的地位角色。

茲值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諸方賢聖齊來慶祝，歷經五載、集二百餘人心血結晶的百餘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也於此時隆重推出，可謂意義非凡，論其成就，

則有四點可與大家共同分享：

一、佛教史上的開創之舉：民國以來的白話佛經翻譯雖然很多，但都是法師或居士個人的開示講稿或零星的研究心得，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計劃，讀者也不易窺探佛法之堂奧。有鑑於此，《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突破窠臼，將古來經律論中之重要著作，作有系統的整理，為佛典翻譯史寫下新頁！

二、傑出學者的集體創作：《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結合中國大陸北京、南京兩大名校的百位教授學者通力撰稿，其中博士學位者佔百分之八十，其他均擁有碩士學位，在當今出版界各種讀物中難得一見。

三、兩岸佛學的交流互動：《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撰述大部份由大陸飽學能文之教授負責，並搜錄臺灣教界大德和居士們的論著，藉此銜接兩岸佛學，使有互動的因緣。編審部份則由臺灣和大陸學有專精之學者從事，不僅對中國大陸研究佛學風氣具有帶動啓發之作用，對於臺海兩岸佛學交流更是助益良多。

四、白話佛典的精華集粹：《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將佛典裏具有思想性、啓發性、教育性、人間性的章節作重點式的集粹整理，有別於坊間一般「照本翻譯」的白話佛

典，使讀者能充份享受「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的法喜。

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付梓在即，吾欣然爲之作序，並藉此感謝慈惠、依空等人百忙之中，指導編修；吉廣輿等人奔走兩岸，穿針引線；以及王志遠、賴永海等大陸教授的辛勤撰述；劉國香、陳慧劍等臺灣學者的周詳審核；滿濟、永應等「寶藏小組」人員的匯編印行。由於他們的同心協力，使得這項偉大的事業得以不負衆望，功竟圓成！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說是大家精心擘劃、全力以赴的鉅作，但經義深邃，實難備盡；法海浩瀚，亦恐有遺珠之憾；加以時代之動亂，文化之激盪，學者教授於契合佛心，或有差距之處。凡此失漏必然甚多，星雲謹以愚誠，祈求諸方大德不吝指正，是所至禱。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於佛光山

編序

2008

敲門處處有人應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是佛光山繼《佛光大藏經》之後，推展人間佛教的百冊叢書，以將傳統《大藏經》菁華化、白話化、現代化為宗旨，力求佛經寶藏再現今世，以通俗親切的面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

佛光山開山三十年以來，家師星雲上人致力推展人間佛教不遺餘力，各種文化、教育事業蓬勃創辦，全世界弘法度化之道場應機興建，蔚為中國現代佛教之新氣象。這一套白話菁華大藏經，亦是大師弘教傳法的深心悲願之一。從開始構想、擘劃到廣州會議落實，無不出自大師高瞻遠矚之眼光，從逐年組稿到編輯出版，幸賴大師無限關注支持，乃有這一套現代白話之大藏經問世。

這是一套多層次、多角度、全方位反映傳統佛教文化的叢書，取其菁華，捨其艱澀，希望既能將《大藏經》深睿的奧義妙法再現今世，也能為現代人提供學佛求法的方便舟筏。我們祈望《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具有四種功用：

一、是傳統佛典的菁華書——中國佛教典籍汗牛充棟，一套《大藏經》就有九千餘卷，窮年皓首都研讀不完，無從賑濟現代人的枯槁心靈。《寶藏》希望是一滴濃縮的法水，既不失《大藏經》的法味，又能有稍浸即潤的方便，所以選擇了取精用弘的摘引方式，以捨棄龐雜的枝節。由於執筆學者各有不同的取捨角度，其間難免有所缺失，謹請十方仁者鑒諒。

二、是深入淺出的工具書——現代人離古愈遠，愈缺乏解讀古籍的能力，往往視《大藏經》為艱澀難懂之天書，明知其中有汪洋浩瀚之生命智慧，亦只能望洋興歎，欲渡無舟。《寶藏》希望是一艘現代化的舟筏，以通俗淺顯的白話文字，提供讀者遨遊佛法義海的工具。應邀執筆的學者雖然多具佛學素養，但大陸對白話寫作之領會角度不同，表達方式與臺灣有相當差距，造成編寫過程中對深厚佛學素養與流暢白話語言不易兼顧的困擾，兩全為難。

三、是學佛入門的指引書——佛教經典有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以深入，門門是無限寬廣的證悟途徑，可惜缺乏大眾化的入門導覽，不易尋覓捷徑。《寶藏》希望是一支指引方向的路標，協助十方大眾深入經藏，從先賢的智慧中汲取養分，成就無上的人生福澤。然而大陸佛教經「文化大革命」中斷了數十年，迄今未完全擺脫馬列主義之教條框框，《寶藏》在兩岸解禁前即已開展，時勢與環境尚有諸多禁忌，五年來雖然排除萬難，學者對部份教理之闡發仍有不同之認知角度，不易滌除積習，若有未盡中肯之辭，則是編者無奈之咎，至誠祈望碩學大德不吝垂教。

四、是解深入密的參考書——佛陀遺教不僅是亞洲人民的精神歸依，也是世界眾生的心靈寶藏，可惜經文古奧，缺乏現代化傳播，一旦龐大經藏淪為學術研究之訓詁工具，佛教如何能紮根於民間？如何普濟僧俗兩眾？我們希望《寶藏》是百粒芥子，稍稍顯現一些須彌山的法相，使讀者由淺入深，略窺三昧法要。各書對經藏之解讀詮釋角度或有不足，我們開拓白話經藏的心意卻是虔誠的，若能引領讀者進一步深研三藏教理，則是我們的衷心微願。

在《寶藏》漫長五年的工作過程中，大師發了兩個大願力——一是將文革浩劫斷

滅將盡的中國佛教命脈喚醒復甦，一是全力扶持大陸殘存的老、中、青三代佛教學者之生活生機。大師護持中國佛教法脈與種子的深心悲願，印證在《寶藏》五年艱苦歲月 and 近百位學者身上，是《寶藏》的一個殊勝意義。

謹呈獻這百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為 師父上人七十祝壽，亦為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之紀念。至誠感謝三寶加被，龍天護持，成就了這一樁微妙功德，惟願《寶藏》的功德法水長流五大洲，讓先賢的生命智慧處處敲門有人應，普濟世界人民眾生！

目錄

● 題解	一
● 經典	一三
1 前言	一五
2 敍各宗傳承	三〇
牛頭宗	三〇
北宗	三四
南宗	三七
荷澤宗	四一
洪州宗	四六
繪圖說明	四九

3 各宗的教義	五四
4 具體說明各宗深淺得失	七四
5 荷澤空寂之知的具體涵義	八六
6 荷澤宗與洪州宗的區別	九〇
7 各宗對頓悟和漸修的看法	九六
● 源流	一〇七
● 解說	一一三
● 附錄	一二五
● 參考書目	一二五



宗密是華嚴宗的第五祖，荷澤神會的四傳弟子，是我國歷史上一位有重要貢獻的佛教學者。由於宗教的獨特見解，在他圓寂後一千多年裏，並未得到正確評價，也未受到應有的重視。直到現代，學者們以科學方法研究佛學，才恢復他應有的地位。日本當代著名佛學家、東京大學教授鎌田茂雄博士曾對宗密進行了專門研究，寫成《宗密教學思想史的研究》一書，長達六百多頁。鎌田教授說：「宗密作爲一個佛教學者，卻在中國思想史領域裏佔有特殊地位。」（《宗密教學思想史的研究·序》東京大學一九七五年版）原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已故佛學大師呂澂先生早在六十年初就說：「宗密的見解不僅代表賢首宗的最高學說，也代表了當時正統佛教的最高學說。」（《華嚴原人論通講》，發表於《社會科學戰線》一九九〇年三期）這兩位佛學專家對宗密的學術地位做了恰如其份的評價。

《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以下簡稱《承襲圖》），是宗密思想成熟以後的作品，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自然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和宗教價值。本《題解》分生平、著作、承襲圖的主要內容和學術地位、版本與注釋四個部分簡述如下。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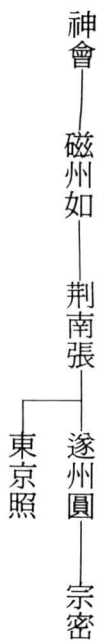


生平

宗密俗姓何。因晚年常居於長安終南山圭峰草堂寺，人們稱他為圭峰。他生於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七八〇年），卒於唐武宗會昌元年（公元八四一年）。宗密是果州西充人（今四川省西充縣），家境殷富。青少年時期熟讀儒書，為的是救民，但總覺得這類書並不能解決人生問題。他在給清涼澄觀的信中說：「自齠年，泊弱冠，雖則詩書是業，每覺無歸。」（《圓覺經略疏》卷下之二）

唐順宗永貞元年（公元八〇五年），宗密已二十五歲，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見到神會的三傳弟子遂州大雲寺道圓禪師。但禪師並未跟他講話。他在旁邊細察，見圓禪師態度莊嚴而開朗，心有所思而不外露，與其他僧侶大不相同，於是對圓禪師產生敬慕心情並隨禪師出了家。宗密入佛門後，先是當沙彌^①。一天，隨眾僧到官吏任灌家做客，得一部《圓覺經》。宗密對這部佛經很感興趣，甚能體會其中的義理。他把讀經心得講給道圓禪師聽，得到印可，圓禪師還摸著他的背說：這是我佛特意授給你的，你要全力弘揚這部佛經的奧義。事實上，宗密花了很多時間在這部佛經上，為此作注

疏。他的注疏不僅超過前人，後人也無及者。圓禪師此時就看出宗密是宣揚佛法的難得的人才，勸他到大地方去深造。由於宗密最早投身於道圓門下，後世便稱他為荷澤神會的四傳弟子。神會的法嗣如下表：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八〇八年），宗密受具足戒，帶著道圓禪師的介紹信，去荆南謁見道圓禪師的老師張惟忠。經過短時間的接觸，張惟忠便看出宗密非普通僧人，對宗密說，你是一個能傳真道的人，不要在這小地方，應當到帝都去。不久，宗密去東都洛陽，謁見道圓禪師的同門神照。照禪師對他也很器重，說他是「菩薩人」。這時宗密對禪法已有很深的了解，還想了解其他宗派的佛學。當時華嚴宗雖已式微，但此宗頗重義學，宗密想從此宗學些佛學義理。

唐憲宗元和五年（公元八一〇年），宗密去襄陽謁見恢復寺靈峰。靈峰是華嚴宗四祖澄觀的門生。宗密想從他那裏學習佛法。事不湊巧，靈峰正在生病，不能講法，便把澄觀著的《華嚴經疏》給他，請他自讀。宗密非常推崇這部《疏》，認為這是一

部古今所沒有的傑作。可以說，這部《疏》對宗密思想最後形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說：「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今復遇茲絕筆，罄竭於懷。」（《景德傳燈錄》卷十三）這是說，他在圓禪師一言之啓發下，就認識到自身本有的佛性。

後來又讀了《圓覺》，使他明白了佛教義理。現今又讀了澄觀的《華嚴經疏》，使他解決了最大疑難問題。宗密的最大疑難問題是什麼？宗密原來就有教禪一致的思想，希望教禪統一。但從所讀的經籍中，得不到對此問題的答案。澄觀的《華嚴經疏》解決了此問題。他在給澄觀的信中說：此疏「開頓漸禪要，可以此楷模；傳權實教門，可以此為軌範。」（《圓覺經略疏》卷下之二）這就是說，要統一教禪各宗必需以華嚴宗的教義為典範。宗密讀了澄觀的《華嚴經疏》以後，他的教禪一致說理論基礎便確立了。

宗密仰慕澄觀的才德，深以不能親聞澄觀的教誨為憾事。在他第二次講了《華嚴經疏》，寫了兩封信給澄觀，請為弟子。宗密得到應允後，便去長安見澄觀。澄觀對宗密的才華和勤奮很賞識，說：「能伴我同游廣博嚴淨華嚴世界的，只有你啊！」

（《宋高僧傳》卷六《宗密傳》）此時宗密三十一歲，澄觀（公元七三八——八三八年）已是七十三歲的老人。澄觀說這番話的意思是，只有你宗密才可以做我的繼承人，成爲華嚴宗的第五祖。

宗密初到澄觀那裏時，前兩年是晝夜隨侍不離左右，隨時聆聽澄觀的教導。在這一段時間裏，宗密的學識大有長進。此外，由澄觀的介紹宗密還認識許多有名的高僧和權貴。自元和八年（公元八一三年）以後，宗密便到京城各寺去講學，遇有疑難問題，隨時請教澄觀。

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宗密離開喧鬧的京都，去京南終南山專事佛學研究和撰著，並廣泛閱讀佛教經典。兩年間（公元八一五——八一六年），宗密寫出《圓覺經科文》和《圓覺經纂要》，這是他最早的兩部著作。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他帶著這兩部著作回到長安，但並未公開發表，而是與同門共同探討義理，徵求意見。

由於在京城要從事繁重化緣，宗密甚覺疲勞，於長慶元年（公元八二一年）再次回終南山。這期間他寫了大量著作，有關注釋《圓覺經》的著作，大部分都是這時候

寫出來。著作的增多，隨著他的名聲也大起來。太和三年（公元八二九年），他四十九歲的時候，唐文宗詔他入宮講法，賜紫袍一件，贈「大德」稱號。這一下，宗密名聲大震。京都最有權勢的官僚紛紛與宗密來往，宗密也願意與這些人結識。宗密在京三年結識了不少這樣的人，如裴休、蕭俛、史山人、溫造、李訓等。其中與宗密關係最密切的是裴休，據說此二人幾乎形影不離。

太和五年（公元八三一年），宗密再次入終南山，專心從事著作，再未出山。

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甘露之變」時，宰相李訓等與鳳翔節度史密謀鏟除宦官集團。事泄，李訓逃入終南山，宗密要給他剃髮假充僧徒藏於山中。李訓不放心，逃往鳳翔，被捕。宦官仇士良知道宗密曾隱匿李訓欲處死宗密，責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宗密毫無懼色，說：「貧僧識訓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舊唐書》卷一九〈李訓傳〉）仇士良知道宗密是佛教界有威望的人，且嘉其臨死不畏，釋放了他。後世佛教徒對宗密這種不畏死的精神甚為讚譽，稱他為「菩薩人」。

武宗會昌元年（公元八四一年）宗密圓寂於興福院，宣宗李忱追諡他為定慧禪

師。

著作

宗密一生著作很多，絕大部分都流傳下來。據《宋高僧傳》說，總共有二百多卷，但據裴休的《圭峰禪師碑銘》說，總共有九十多卷，相差一百多卷。爲什麼會差這麼多？宗密曾集諸宗禪言一百卷，名《禪源諸詮集》，也叫《禪藏》（已佚）。這不是宗密的著作，而是他編輯起來的，《僧傳》大概把它也算作宗密的著作。現將其最主要的著作羅列並簡介於下：

1 圓覺經大疏 十二卷

2 圓覺經大疏鈔 十三卷

3 圓覺經略疏 四卷

4 圓覺經略疏鈔 十二卷

這是一組著作，寫於長慶二年（公元八二二年）以後的三年時間裏，最早的一部是《圓覺經大疏》，完成於公元八二三年。這四部書是宗密的主要著作，也是使他成

名之作。在寫這四部書之前（公元八一五——八一六年），宗密曾寫成《圓覺經科文》一卷和《圓覺經纂要》二卷（已佚）。宗密治學嚴謹，寫成後並未發表，而是用來徵求意見。第二次入山後（公元八二二年），宗密閱讀了大量佛典，又仔細鑽研了前人所有對《圓覺經》的注釋，在《圓覺經纂要》的基礎上，陸續完成了四部巨著。其主要內容是以注釋《圓覺經》為主，全面地探討評論了華嚴、唯識、三論、天台、禪宗多家學說。這幾部書寫得很好，遠遠超過前人的注疏。前人注《圓覺經》的有四家。元代清遠在其《圓覺經疏鈔隨文要解》卷一中說：以前的四家疏，「有乖經宗，世無傳耳。圭峰之作，今古同遵，四海流通，逮今無壅」。這裏說的「四海」包括了日本和朝鮮，事實上，宗密的這四部書在日本和朝鮮的影響比中國還大。

5 華嚴綸貫 十五卷

作於長慶二年（公元八二二年）。《華嚴經》「文富義豐，學者難見涯畔」，況且許多人還不清楚《華嚴》與《圓覺》的關係。此書就是指明《華嚴》要點並把《圓覺》與《華嚴》融合起來的著作。

6 禪源諸詮集都序 四卷

作於太和五年（公元八三一年），是一部很重要的書，主旨是融會教禪，並以荷澤、洪州禪法和華嚴教義為最高層次。

7 原人論 一卷

著作年代不詳，可以肯定不會很早，可能著於《禪源諸詮集都序》之後。宗密著此書的目的主要是想通過對人的本質的論述，讓當時的儒釋道三家都接受華嚴思想。宗密的願望未能實現，也不可能實現，但書中的哲學思想對後世卻產生了影響，用加拿大學者冉雲華教授的話說，是「推進了宋代新儒學的發展」。（《原人的探求》，載於《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一九八六年出版）

8 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 一卷

這也是一部很重要的書，詳後。

其他寫作時間不詳的重要著作：

9 起信論注疏 四卷

10 孟蘭盆經疏 二卷

11 華嚴經行願品疏鈔 六卷

12 注華嚴法界觀門 一卷

13 華嚴心要法門注 一卷

承襲圖的主要內容和學術地位

此書的寫作時間不能確定，大約寫於《禪源諸詮集都序》前後。寫作時間不能確定對了解宗密思想有一定影響，但影響不大，我們將在〈源流〉裏談這個問題。這裏我們所要做的是揭示《承襲圖》本身의思想和學術地位，即使不清楚此書的確切寫作時間，也是可以做到的。

宗密早年學儒，後來學禪，師事澄觀以後，除跟澄觀學華嚴學說，還從澄觀那裏學到道家學說。宗密本人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又經名師指教，使他成爲當時最博學的學者，通儒釋道三家之學，這就使他有能力比較三家學說的短長。經過多年潛心思考，他認定最能解決人生問題的就是華嚴宗思想。宗密胸有大志，他要用華嚴思想統一當時的一切學說。這是宗密思想最主要也是最突出的特點。然而，當時最有勢力的卻是禪宗，而且禪宗內部的學說也不統一。爲了統一儒釋道三家之學，首先需要統一

禪宗內部的學說。宗密的《承襲圖》雖然是給裴休的信，而其寫作意圖卻是為了統一禪宗內部。宗密的統一工作決不是把禪家各宗的說法都拼湊起來，而是以荷澤神會一系為正宗，統一其他各宗。這是《承襲圖》的基本思想。

《承襲圖》的主要內容有四點：1 禪宗的傳承。2 禪宗的主要學說。3 譬喻。4 對荷澤學說的發展。

1 禪宗的傳承

佛家不論教禪都講究傳承，似乎只要證明自宗是正傳，其學說就一定正確。禪宗尤其注重傳承。傳統的習慣使宗密不能不把傳承放在首位。宗密其時，禪宗有許多宗派，若細分有數十家，宗密只舉出具有代表性的四宗加以敘述。

首先是牛頭宗。牛頭宗的始祖法融（公元五九四——六五七年）本是三論宗門下，後從禪宗四祖道信學禪。應當說，他的思想基本上屬三論宗學說。但後來，特別到宗密的時候，禪宗勢力最大，牛頭宗人便把自宗列為禪宗，並自稱是四祖道信的正傳。此宗在南方勢力很大。宗密要把惠能、神會一系樹為正宗，必須首先破斥此宗關於傳承的說法。宗密在《承襲圖》中首先就指出，牛頭宗始祖法融雖是道信門下，但

道信已明確說，他已傳法給弘忍。弘忍是正傳，法融只能是傍傳。這一點宗密在《圓覺經大疏鈔》（卷二之下）裏已指了出來。

其次是北宗。此宗在宗密時候已衰微，但也還有傳承。特別是北宗的始祖神秀曾是「兩京法主，三帝國師」（《承襲圖》說神秀弟子普寂是「兩京法主，三帝國師」，這是宗密的筆誤）。他的弟子普寂（公元六五一——七三九年）也得到唐王朝的重視。當年神會為惠能爭正統時，主要對手就是神秀一系，所以宗密在這裏也必須指出此宗非正統。

再次是南宗。南宗即惠能一系。在宗密那時候，南宗本來已占有主導地位，禪宗各派絕大多數都確認惠能為正宗，宗密在《承襲圖》裏之所以還要重申南宗的正統地位，主要是為了給樹立荷澤宗的地位打基礎。

最後是荷澤宗。宗密指出，荷澤宗全是曹溪惠能之法，本來不需要再立荷澤宗之名，但為了與洪州宗相區別，才另立宗號。宗密還舉出德宗皇帝欽定神會為第七祖，來證明荷澤宗是達磨以來的正傳。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禪家各宗的傳承，宗密還繪了一張圖，把禪宗的主要傳承都收

入圖中，使人可以一目瞭然地得知禪家各宗的師資相承關係。後人把這封信命名為《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是有道理的。

宗密千方百計要把荷澤宗樹為正宗，他所敘述的禪宗傳承皆有所本，就是說，他是根據當時已有的資料進行敘述的，當然這些資料本身都是有傾向性的。儘管宗密沒增加什麼新史料，但宗密圓寂後一千多年中，宗密所根據的資料有的已散佚，這樣宗密的《承襲圖》中所記載的資料就很可貴了，現代佛學研究工作者研究禪宗傳承，也把《承襲圖》作為重要參考資料之一。

2 禪宗的主要學說

禪家各宗都有自宗的學說，但他們之間也還是有個共同遵守的最為核心理論。這一點，像宗密這樣具有很高水平的人來說，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宗密在敘述各宗學說時，一開始就把各宗的共同主張指了出來。他說：「達磨西來，唯傳心法。……此心是一切衆生清淨本覺，亦名佛性，或云靈覺。」（《承襲圖》）這是說，衆生皆有「本覺」心。此心也叫「佛性」或「靈覺」。這一點除牛頭宗外其他三宗都承認。然而，這個本覺心怎樣起作用，或者說怎樣對待這個本覺心，各宗的看法就不同了。

這是禪家各宗之所以相互區別的主要原因。宗密判定那家為正宗，那家為傍傳，就是以各家怎樣對待本覺心而裁定的。

首先是北宗。宗密以簡略的語言指出，北宗承認眾生都有本覺心，但認為它被妄念覆之而不能顯現。要想解脫成佛，必須息滅妄念。宗密批評說，這是不瞭解「妄念本空」的緣故。所謂「妄念」，是由於不認識自身就有的本覺心而產生的煩惱，它並不實在，因此它本身是「空」。但妄念卻與本覺心融合為一體。要息滅妄念，本覺心也跟著息滅了。用呂澂先生的話說，北宗的觀點「墮入斷滅頑空」（《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第二三〇頁）正確的修習途徑是生起正念，正念也跟本覺心一體。正念生起，妄念自無。

其次是洪州宗。宗密指出，此宗把佛性（即本覺心）和人們的一切身、口、意行為看成是體用關係。在洪州宗看來，「起心動念，彈指動念，所作所為，皆是佛性（本覺心——引者注）全體之用，更無別用，全體貪瞋癡，造善造惡，受樂受苦，此皆是佛性」（《承襲圖》）。就是說，任何一個思想或行動，不問它是善的還是惡的，都是佛性的作用。因此，人們並不需要有意地去修行，「任心」（絕對自由地思想活動）

就是修行。

再次是牛頭宗。宗密指出，此宗認為，一切皆空，最後連能認識「一切皆空」的智慧也是空。

最後是荷澤宗。宗密指出，荷澤宗所傳是達磨以來所傳的正法。此宗認為人人皆有空寂的本覺心。由於人們對此不了解才產生妄執，一旦得到老師或朋友的指點，就可以認識到此空寂的本覺心就在自身中。有了這種認識，就不會被妄念所迷。此宗特別強調「無念」。無念就是去掉妄念。一朝妄念都去掉即可成佛。

3 譬喻

宗密以摩尼珠為喻對各宗的主張做了說明。譬喻推理是中國邏輯學的特點，應當說它並不邏輯推理那樣嚴密，但如果運用得當也是可以說明問題的。宗密就比較合乎邏輯地運用了譬喻推理。

首先談北宗。摩尼珠有各種顏色。如黑色、綠色、紅色、藍色。宗密認為，摩尼珠的色相雖不相同，體性並不變化。但北宗卻不這樣看。現以黑色的摩尼珠為例。北宗人認為黑色的摩尼珠已失去本性。只有將黑色磨掉，本性才能顯現出來。其實黑色

和摩尼珠本是一體。如將黑色磨掉，明珠也不復存在。所以呂澂先生說北宗的見解是「斷滅真空」。（《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第二三〇頁）

其次是洪州宗。宗密說，此宗看到黑色的珠子便認為此黑色便是明珠，或見到青黃等色的珠子，便認為此青黃等色本身便是明珠。這樣他們反而把明珠的根本特性——明性給忘記了。

再次是牛頭宗。此宗認為無論色相還是明珠本身一律皆空。宗密認為此宗違背了諸般若經關於空的說法。般若經籍所說的空指的是妄分別，至於本覺真心是絕對不空的。

最後是荷澤宗。此宗是宗密所推尊的宗派。此宗認為，明珠之體永不變易，青黃等色相皆是虛妄，不過這種虛妄是跟明珠融成一體的。只要透過青黃等色相看到明珠的明性就可以了。

4 對荷澤學說的發展

宗密自稱如實地介紹了荷澤宗學說，也就是說如實地介紹了達磨所傳的禪宗學說。事實上他對荷澤學說、達磨學說做了重大發展。但他的發展並不符合當時的需要，

所以也未引起人們的重視，禪家各宗並未接受他的思想。

宗密對荷澤學說的發展有兩點：

第一，關於「心性本覺」。心性本覺是禪宗各家的共同主張（除牛頭宗），也是各家的基本思想。而宗密卻把荷澤思想概括為「知之一字，衆妙之門」。這就是說，宗密想要把禪宗老早就共同承認的「心性本覺」改為「心性本知」。宗密爲什麼要這樣做？主要是爲了駁斥洪州宗。因爲洪州宗把「本覺」濫用到遠遠超出前人解釋的範圍。惠能、神會都認爲心性本覺，但在未得到善友人開導之前，這個覺性還處於潛在狀態。一旦得到善友的開示，即可明瞭。而洪州宗卻把「本覺」當成已然的了。就是說，衆生下來就具有本覺，並不需要修行也不需要別人的指點。衆生的任何思想或語言、行動都是佛性的表現。也就是說，衆生下來就具有佛性。誰也不比誰卑賤或高貴。由於這種說法受到貧苦大眾的回響，所以得到很多擁護者。這就是洪州宗所以盛行的主要原因。宗密提出「心性本知」的理論，駁斥洪州宗生來即佛的偏執。「本覺」這個概念最早是《大乘起信論》提出來的，禪宗因之。但無論是《起信》還是禪宗都沒有把「本覺」說成衆生下來即是佛，洪州宗改變了「本覺」的原義。宗密把「本

覺」改成「本知」，或者說他認為「覺」即是「知」也不是《起信》和禪宗的原義。宗密把「知」說成爲不同於木石的「知」，與「智」不同。這個「知」是衆生生來就有的。衆生如果僅有此「知」的話，那就距成佛還很遠。這種理論如能成立，便與洪州宗的生來即具有佛性的說法形成相當差距。應該指出，宗密的學識令衆人嘆服，但他的本知理論卻並未被人接受。

第二，關於頓悟與漸修。惠能和神會是主張頓悟的。特別是神會，他批判北宗的一條重要理由就是因北宗主張漸。宗密把神會的頓悟說發展爲頓悟與漸修的結合。他說修行的次第是：首先頓悟到本身具有佛性。但光有這種認識還不夠，還要漸修。因爲無數年來沾染的煩惱習氣不可能一下子去掉，需要一點一點地去除，等到把煩惱完全去掉便能成佛。但去掉煩惱必須在正確思想指導下才能進行，就是說，必須先有頓悟，然後才能漸修，沒有頓悟的漸修是不行的，是會走錯路的。宗密把頓悟與漸修統一起來。

以上就是《禪門師資承襲圖》的主要內容。應當說這本書在佛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有二，一是傳承，二是學說。最有價值的是傳承，宗密雖然宗

荷澤，但他所敘述的傳承都不是他自己編出來的，他都有所本，今天許多資料都闕如了，這本書的價值就顯得可貴了。近代著名佛學研究人員如呂澂、印順、鎌田茂雄……在談到禪宗時都運用了《承襲圖》。關於學說，以前留下來的資料比較零散，況且各家說法有很多雷同的地方。宗密對四家具有代表性的學說的敘述，是相當清楚的。這為後分辨各宗學說特點提供了可靠的參考資料。

版本與注釋

《承襲圖》雖是一本有學術價值又有參考價值的書，但版本和注釋並不多。這可能是此書過份推崇荷澤宗的緣故。宗密其時荷澤宗既已衰落，後世就難有人去弘揚此書。甚至在宋代雕刻大藏經時竟未被收入。有學術價值的書總是有生命力的。此書傳到韓國去以後，到我國北宋年間，有韓國高僧知訥（公元一一五八——一二一〇年）於一二〇九年著《法集別行錄節要並入私記》，對《承襲圖》做了詳細評論，並認為此書「見解高明」，可以作為觀行的龜鑑。《承襲圖》也傳到日本，保存在日蓮宗的大本山妙顯寺。後收入《續藏經》中。

古人對《承襲圖》可以說沒有什麼注釋。到現代，日本著名學者宇井伯壽博士於一九三九年將此書譯成日文並做了注釋。一九七一年日本著名學者鎌田茂雄博士也將此書譯成日文並做了詳著。這是迄今最好的注釋。我們的今譯和注釋有很多地方就參考了此書。

注釋：

①沙彌：梵文Śrāṃṇera音譯的略稱，是佛教出家五眾之一，意譯「息惡」，即止惡行慈、覓求圓寂。已受十戒，還未受具足戒的男性修行者。



1 前言（敍寫作《禪門師資承襲圖》的緣由）

譯文

裴休相國問：

禪法大行於天下以來，產生了許多宗派。他們所闡述的道理不但不一致，而且互相詆毀，不肯融通。我迫切地想知道各宗的源流，了解其深淺。近來我雖留意了這方面的問題，但仍不很明瞭。我常撰寫與禪宗有關的文章，而對禪宗的義理和流派又不十分清楚，很可能在文章中出現偏差。這是最擔心的。所以希望禪師對禪宗各派做些解釋。就是說，大略地說明一下北宗、南宗，南宗裏的荷澤和洪州，以及牛頭等宗的源流，較為詳細地指出他們所談義理的深淺，怎樣入道？是「頓」還是「漸」？還希望談一下各宗的得失。您所談的上述各方面的問題都將作為我終身的指南。

休再拜